說郛目錄

弓第一百十三

穆天子傳 古本
鄴侯外傳 李繁
同昌公主傳 蘇鶚
梁四公記 張說
林靈素傳 趙與時
希夷先生傳 麗覺
梁清傳 劉敬叔

國家圖書館藏

西王母傳 桓驎
魏夫人傳 蔡偉
杜蘭香傳 曹毗
麻姑傳 葛洪
白猿傳 托名江總
柳毅傳 李朝威
李林甫外傳 亡名氏
汧國夫人傳 白行簡

穆天子傳

古本

飲天子蠲山之上戊寅天子北征乃絕漳水庚辰至于口觴天子于盤石之上天子乃奏廣樂載立不舍至于鈃山之下癸未雨雪天子獵于鈃山之西阿于是得絕鈃山之隊北循虖沱之陽乙酉天子北升于口天子北征于犬戎犬戎口　觴天子于當水之陽天子乃樂口賜七萃之士戰庚寅北風雨雪天子以寒之故命王屬休甲午天子西征乃絕險之關登已

亥至于焉居禺知之平辛丑天子西征至于鄘人河宗之子孫鄘柏絜且逆天子于智之口先豹皮十束馬二六天子使井利受之癸酉天子舍于漂澤乃西釣于河以觀口智之口甲辰天子獵于滲澤于是得白狐玄狢焉以祭于河宗丙午天子飲于河水之阿天子屬六師之人于鄘邦之南滲澤之上戊寅天子西征驚行至于陽紆之山河伯無之所都居是惟河宗氏河宗伯夭逆天子燕然之上勞耳束帛加璧先白口天子使鄘父受之癸丑天子大朝于燕口之山河水之阿乃命井利梁固聿將六師天子命吉日戊午天子大服冕禕帔帶搢笏夾佩奉璧南命立于寒下曾祝佐之官人陳牲全五刀具天子授河宗璧河宗伯夭受璧西向沈璧于河再拜稽首祝沉牛馬豕羊河宗曰命于皇天子河伯號之帝曰穆滿女當永致用嘗事南向再拜河宗又號之帝曰穆滿示女春山之珤詔女昆侖曰舍四平泉七十乃至于昆侖之丘以觀春山之珤賜語晦天子受命南向再拜已末天子大朝于黃之山乃披圖視典用觀天子之珤

器曰天子之瑤玉果璿珠燭銀黃金之口天子之瑤
萬金口瑤百金士之瑤五十金鹿人之瑤十金天子
之弓射人步劒牛馬犀口器千金天子之馬走千里
勝人猛獸天子之狗走百里執虎豹伯天曰征鳥使
翼曰口烏鳶鶴雞飛八百里各獸使足口走千里狡
猊口野馬走五百里卭卭距虛走百里麋口二十里
曰伯天皆致河典乃乘渠黃之乘爲天子先以極西
土乙丑天子西濟于河口爰有濫谷樂都河宗氏之
所遊居丙寅天子屬官效器乃命正公郊父受敕憲
冊伸曰八駿之乘以飲于枝涬之中穫石之南河宗
子之駿赤驥盜驪白義踰輪山子渠黃騂駒狗重工
徽止藿猳口黃南口來口英一之御逆父三百耿飂
芍及曰天子是與出口入藪曰獵釣弋天子曰於乎
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辨于樂後世亦追數吾過乎七
萃之士口天子曰後世所望無失天常農工既得男
女衣食百姓瑤富官人執事故天有嘗民曰氏響口
何謀于樂何意之志與民共利世以爲常也天子嘉
之賜以左佩華也乃再拜稽首

紫虬外傳

唐　李蘩

李泌字長源趙郡中山人也六代祖弼唐太師父承休唐吳房令休娶汝南周氏初周氏尚幼有異僧僧仰從泗上來見而奇之且曰此女後當歸李氏而生三子其最小者愼勿以紫衣衣之當起家金紫焉竟王師及周氏既娠凡二年方寢而生泌生而髮至於眉先是周每產必累日困憊惟娩泌獨無恙由是小字爲順泌幼而聰敏書一覽能誦六七歲學屬文開

元十六年玄宗御樓大酺夜於樓下置高座召三教講論泌姑子員俶年九歲潛求姑備儒服夜昇高座詞辯鋒起譚者皆屈玄宗奇之召入樓中問姓名乃曰半十之孫宜其若是因問外更有奇童如兒者乎對曰舅子順年七歲能賦敏捷問其宅居所在命中人潛伺於門抱之以入戒勿令其家知玄宗方與張說觀棊中人抱泌至俶與劉晏皆在帝側及玄宗見泌謂說曰後來者與前見迥殊儀狀眞國器耳說曰誠然遂命說試爲詩即令詠棊圓動靜曰願聞其狀說應曰方如棊盤圓如棊子動如恭生靜如棊死說以其幼仍敎之曰但可以意虛作不得更實道棊子泌曰隨意即甚易耳玄宗笑曰精神全大於身泌乃言曰方如行義圓如用智動如逞才靜如遂意說因賀曰聖代嘉瑞也玄宗大悅抱於懷撫其頭命果餌啗之遂送申王院兩月方歸仍賜衣物及綵數十且諭其家曰年少恐於見有損未能與官當善視之乃國器也由是張九齡邀至宅令其子均珣相若師友情義甚狎張九齡賀知章張廷珪韋虛心見皆傾心

愛重賀知章嘗曰此稱子目如秋水必一拜卿相還
說曰昨者上欲官之恭言未可蓋惜之待其成器耳
當其爲兒童時身輕能於屏風上立薰籠上行道者
云十五歲必自日昇天人父母保惜親族憐愛聞之皆
若有甚厄也一旦空中有異香之氣及音樂之聲李
氏之血屬必迎焉之至其年八月十五日笙歌在室
時有彩雲掛於庭樹李氏之親愛乃多貯蒜虀至數
斛伺其異音奇香之至潛令人登屋以巨杓颺濃蒜
滚之香樂遂散自此再不復至後三年賦長歌行曰

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吾吾有意無不然絕粒昇天得
不然鳴珂遊帝都焉能不貴復不太空作昂藏一丈
夫一丈夫兮一丈夫平生志氣遂良圖請君看取百
年事業就扁舟泛五湖詩成傳寫之者莫不稱賞張
九齡見獨誠之曰早得美名必有所折宜自韜晦斯
盡善矣藏器於身古人所重況童子邪但當爲詩以
賞風景詠古賢勿自揚己爲妙渺渺謝之爾後爲文
不復自言九齡尤喜其有心言前途不可量也又嘗
以直言規諷九齡惑之遂呼爲小友九齡出荊州遊

至郡經年與游東都別業遂遊衡山嵩山因遇神仙
童相眞人羨門子安期先生降之羽車幢節流雲神
光照灼山谷將曙乃去仍授以長生羽化服餌之道
且戒之曰太上有命以國祚中危朝廷多難宜以文
武之道佐佑人主功及生靈然可登眞脫屣耳自是
多絕粒咽氣修黃光谷神之要及歸京師寧王延於
第玉眞公主以弟呼之特加優異常賦詩必播於王
公樂章及丁父憂絕食哀毀服闋復遊嵩華終南不
顧名祿天寶十載玄宗訪召入內獻明堂九鼎議應
制作皇唐聖祚文多講道德經肅宗爲太子物與太
子諸王爲布衣之交尋爲楊國忠所患以其所作感
遇詩諷及時政構而陷之詔於蘄春安置天寶十二
載母周亡歸家太子諸王皆使吊祭尋祿山陷潼關
玄宗肅宗分道巡狩泌常竊賦詩有興復志號王巨
爲河洛節度使使人求泌于嵩山間會肅宗手札至
號王備車馬送至靈武肅宗延於卧內動靜顧問規
畫大計遂復兩都泌與上寢則對榻出則聯鑣代宗
時爲廣平王領天下兵馬元帥詔授侍謀軍國天下

兵馬元帥府行軍長史判行軍事仍於禁中安置
圖房琯自蜀至冊肅宗爲皇帝并賜泌手詔衣馬
被等餽立大功而幸臣李輔國害其能將不利之因
表乞遊衡岳優詔許之給以三品祿俸山居累年友
爲寇所害棧之深谷中及明亦攀緣他徑而出爲寇
掠所籍畧無所損初肅宗之在靈武也常憂諸將李
郭等皆已爲三公宰相崇重既極慮收復後無以復
爲賞也泌對曰前代爵以報功官以任能自堯舜以
至三代皆所不易今收復後若賞功茅土不過二三
百戶一小州豈難制乎肅宗曰甚善因曰若臣之所
願則特與他人異肅宗曰何也泌曰臣絕粒無家祿
位與茅土皆非所要爲陛下帷幄運籌收京師後但
挑天子滕轉一覺使有司奏客星犯帝座一動天文
足矣肅宗大笑及南幸扶風每頓必令泌領元帥兵
先發淸行宮收管鑰奏報然後肅宗至至保定郡泌
稍緩先於本院寐肅宗來入院不令人驚之登床捧
泌首置於滕良久方覺上曰天子滕已桃矣剋復之
功當在何時可促償之泌遽起謝恩肅宗持之不許

因對曰是行也以臣觀之假九廟之靈乘一人之
當如郡名必保定矣既達扶風旬日而西域河隴之
師皆會江淮庸調亦相繼而至肅宗大悅又肅宗嘗
夜坐召穎王等三弟同於地爐罽毯上以溲多絕粒
肅宗每爲自燒二梨以賜泌時穎王侍恩固求肅宗
不與曰汝飽食肉先生絕粒何乃爾耶穎王曰臣等
試大家心何乃偏耶不然三弟共乞一顆肅宗亦不
許別命他果以賜之王等又曰臣等以大家自燒故
乞他果何用因曰先生恩渥如此臣等請聯句以爲
他年故事穎王曰先生年幾許顏色似童兒其次信
王曰夜抱九仙骨朝披一品衣其次汴王曰不食千
鐘粟惟餐兩顆梨既而三王請成之肅宗因曰天生
此間氣助我化無爲泌起謝肅宗又不許曰汝之居
山也棲神幽林不交人事居內也密謀籌運動合玄
機社稷之鎮也泌恩渥隆異故元載輔國之輩嫉之
若仇代宗即位累有頒賜中使旁午於道號天柱峯
中嶽先生賜朝天玉簡無已徵入翰林元載奏以朝
散大夫檢校秘書少監爲江西觀察判官元載伏誅

進入京師又爲常衮所嫉除楚州刺史未行改豐州
二州團練使兼御史中丞又改授杭州所至稱理典
元初徵赴行在遷左散騎常侍尋除陝府長史先陝
虢防禦使陳許戍卒三千自京師逃歸至陝州界泌
潛師險隘盡破之又開三門陸運一十八里漕米無
砥柱之患大濟京師二年六月就拜中書侍郎平章
侍制崇文館大學士修國史封鄴侯時順宗在春宮
妃蕭氏母部國長公主交通於外上疑其有他志連
坐貶黜春宮數人皇儲危懼泌周旋陳奏德宗意乃
解頗有讜正之風五年春德宗以二月一日爲中和
節泌奏令有司上農書獻種稑之積王公戚里上春
服士庶往來相問村落作中和酒祭勾芒神以祈年
穀至今行之泌曠達敏辯好大言自出入中禁累爲
權臣所擠恒由召對以言論縱橫上悟聖主以躋相
位是歲三月薨贈太子太傅是月中使林遠於藍關
逆旅遇泌單騎常服言暫往衡山語三朝之舊慘然
久之而別遠到長安方聞其薨德宗聞之尤加愴異
曰先生自言當歷佐四聖而復脫屣也斯言驗矣泌

白丁家數無復名宦之意服氣修道周遊名山詣南
岳張先生受籙德宗追謚張爲玄和先生又與明禪
師遊著明心論嘗於衡嶽寺讀書余嬾殘所驚曰
非凡人也聽其中宵梵唱響徹山林泌頗知音能辯
休戚謂嬾殘經音先悽愴而後喜悅必謫墮之人時
將太矣候中夜潛往謁焉嬾殘命坐發火出芋以啗
之謂泌曰懷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泌拜而退天寶
六載在表兄鄭叔則家已絕粒多歲身輕能行屏風
上一引指使氣吹燭可滅每導引骨節皆珊然有聲時
人請之鑠子骨在鄭家時忽兩目冥然不知人既寤
見身自頂踊出三二寸傍有靈仙揮手動目如相勉
勸女如是是將及頂乃合烟火事未畢復有庭鬬之
慰願申家事於是在傍者皆散走一人儀狀甚巨衣
冠如常王者前有婦人髻服而跪如帝王者責曰情
之未得因欲令來使勞靈仙之重跪者對曰不然且
教伊迎天子於是遂寤後二歲爲玄宗所召後常有
隱者八人容服甚異來過鄭家數日言仙法嚴備事
無不至臨去歎曰俗緣意未盡可惜心與骨耳泌求

隨去曰不可如與他爲邸宰相耳出門不復見因作八公詩叙之復有隱者携一男六七歲來過云有故須南行旬月當回緣此男有痢疾既同是道者願且寄之又留一函曰若疾不起望乞以瘞之既許乃問男曰不驕留此得乎曰可遂去泌求藥療之終不愈八九日而殂即以函盛瘞庭中薔薇架下累月其人竟不回試發函視之有一黑石天然中方上有字如篆書云神眞鍊形年未足化爲吾子功相續丞相瘞之刻玄玉仙路何長死何促泌每訪隱選異採怪求

蹠枝持以隱居號曰養和人至今效而爲之乃作養和篇以獻肅宗泌到三四載二聖登遐代宗踐祚乃詔追至闕舍於蓬萊延喜閣由給事以上及方鎮除降代宗必令商量軍國大事亦皆泌參決國蹠及建寧王靈武之功請加贈太子代宗感悼久之云吾弟之功非先生則世人不知豈止贈太子也即敕於彭原迎喪贈承天皇帝葬齊陵引至城門奏以龍輀不動代宗自蓬萊院謂曰吾弟是欲見先生宜速往爾祝兼宣朕意且吾弟定策大功追此大號時人未知

可作一文以傳不朽用慰玄悳泌曰已發引矣他文不及作挽歌詞可乎代宗曰可即於御前製之詞甚悽愴代宗覽之而泣命中人馳授挽者泌至宣代宗命祝酹歌此二章於是龍輴行疾如飛都人覩之莫不感涕先是建寧王倓有艱難定策之功於代宗爲弟人或譖於肅宗云有圖嗣害兄之心遂遇害及肅宗追思倓無罪泌慮復及諸王因事言曰昔高宗有子八人皇祖睿宗最幼武后生者自爲行第故皇祖第四長曰孝敬皇帝監國而仁明爲武后所忌而鴆之次曰雍王賢爲太子中宗睿宗常所不安朝夕憂懼雖父母之前無由敢言乃作黃臺瓜詞令樂人歌之欲微悟父母之意冀天皇天后聞歌之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猶尚可四摘抱蔓歸然太子竟亦流廢終於黔州建寧之事已一摘矣慎無再摘肅宗曰先生忠於社稷憂朕家事言皆爲國龜鑑豈可暫離朕耶時玄宗有詔只要劒南一道自奉未議北廻泌請肅宗奉表請歸東宮次作功臣表述馬嵬靈武之事請上皇還京初

肅宗表至玄宗徘徊未決及功臣表至乃大喜曰吾
方得爲天子父下詔定行日且曰必李泌也肅宗召
泌且泣且喜曰上皇自下詔還京皆卿力也又天寶
末員外郎竇庭芝分司洛邑常敬事道者葫蘆生每
言吉凶無不中者一旦侵晨生至竇門顦甚嗟嘆庭
芝請問良久乃言君家大禍將成舉家啼泣請問求
生之路生曰若非遇黃中君但見鬼谷子亦可無患
矣生乃具述形貌服飾仍戒以浹旬求之於是與昆
弟群從奴僕群行求訪遍於洛下時泌有居於河清
因省親友策蹇入洛至中橋遇京尹避所乘驟忽驚
軼而走徑入尹之所居與僕者共逆其門車馬羅列
將出忽見泌皆驚聳而退俄有人云分司竇員外宅
所失驟收在馬廐請客入座主人當願修謁泌不得
已就其廳庭芝既出降階再拜延接慇懃遂至信宿
至于妻子咸備家人之禮數日告去贈遺殊厚但云
遭遇之辰願以一家奉託時泌居于河清信使參半
于道庭芝初與泌相值葫蘆生適在其家云既遇斯
人無復憂矣及朱泚構逆庭芝方廉察陝西車駕出

幸奉天遂于賊庭歸款鑾輿反正德宗首令詠之時
泌自南岳徵還行在便爲宰相因第臣僚罪狀遂請
庭芝減死德宗意不解云卿以爲寧王姻戚邪以此
論之尤爲不可然莫有他事俾其全否卿但言之于
是具以前事聞出是特原其罪泌始奏上密遣中使
乘傳于陝問之實錄奏其事德宗曰言黃中君蓋指
于朕邪未知呼卿爲鬼谷子何也泌曰先塋在河清
谷前鬼谷恐以此言之也興元四年二月德宗謂泌
曰朕即位以來宰相皆須姑息不得與共較量道理
自用卿以來方遂朕意是乃天授卿于朕耳雖夷齊
仲父傳說霖雨何以及茲其軍謀相業載于國史事
跡終始具鄴侯傳泌有集二十卷行于世
貞元初內庫實作以[illegible]
貴飾之更以金銀爲[illegible]
之爲仍繼金爲[illegible]
泌悉表以金龜[illegible]
問察更賜金[illegible]

同昌公主傳

唐　蘇鶚

咸通九年同昌公主出降宅于廣化里錫錢五百萬貫仍藉內庫寶貨以實其宅而房櫳戶牖無不以衆寶飾之更以金銀爲井闌藥臼食槽水槽鐺釜盆盞之屬仍縷金爲笈籠箕筐與水精火齊琉璃玳瑁等牀悉支以金龜銀蟾亘以琢五色玉爲器什合百寶爲圓案更賜金麥銀粟共數斛此皆太宗朝條支國所獻也堂中設連珠之帳續真珠以成也鄉寒儉頃

瑁斑有紫色云却寒之鳥骨所爲也則未知出在何國更有鸚鵡梳翡翠匣神絲繡被其梳以七寶合爲鵡鵡匣爲翡翠毛羽神絲繡被三千鴛鴦仍間以奇花異葉則精巧瑰麗可得而知矣其上綴以靈粟之珠如粟粒五色輝煥更帶蠲忿犀如意玉其犀圓如彈丸入土不朽爛帶之令人蠲忿怒如意玉類桃實上有七孔云通明之象更有琴瑟幕紋布巾火蚕綿九玉釵其幕色如琴瑟闊三丈長一百尺輕明虛薄無以爲比向空張之則疎朗之紋如翠縹之貫其珠雖大雨暴降不能濕漏云以蛟人瑞香膏所傳故也紋布即手巾也潔白如雪光軟拭水不濡用之彌年亦未嘗生垢膩二物稱得鬼谷國火蠶綿云出火洲絮衣一襲用之一兩稍過度則焫蒸之氣不可近云九玉釵上刻九鸞皆九色其上有字曰玉兒工巧妙麗殆非人製有得于金陵者因以獻公主洲之甚厚一日晝寢夢絳衣奴致語云南齊潘淑妃取九鸞釵及覺具以夢中之言言于左右公主甍其釵亦亡其處韋氏異其事遂以實話于門人或曰玉兒即潘妃

小字逮諸珍異不可具載漢至唐公主出降之盛之有也公主乘七寶步輦四面綴五色玉香囊囊中貯碎邪香瑞麝香金鳳香此皆異國獻也仍雜以龍腦金屑則鏤水晶馬腦碎塵犀爲龍鳳花其上仍絡真珠玳瑁更以金絲爲流蘇雕輕玉爲浮動每一出遊則所過芬香滿路觀者眩惑其日是時某主貴人買酒于廣化里忽相謂曰坐來香氣何太異也同席曰豈非龍腦耶曰非也余幼給事于嬪妃宮數常嘗此未知今日自何而致曰願問當壚者云主步輦夫以錦衣換酒于此中貴人共門視之盆數其異上每賜御饌湯藥則道路之使個爵其饌有凝靈炙紅虬脯其酒則有凝露漿桂花醞其茶則綠花紫英一號消靈炙一羊之肉取之四兩雖經暑毒終不臭敗紅虬脯非虬也但呼于盤中虬健如紅絲盤一丈以筯抑之無三數分撒即復其飲迨諸品味人莫能識而公主家人饜飫如里中糠粃一日大會主氏之族于廣化里主饌俱陳暑氣將甚公主命取冰帛以蘸之掛于南軒滿座則皆思挾纊澄水帛長

八九尺似布輕細明薄可鑑云其中有龍涎故能消暑也韋氏諸宗好爲葉子戲夜則公主以紅璃瑠璃盛夜光珠令僧祁捧立堂中而光明如晝焉公主嘗有疾召術士來賓爲燈法乃以香蠟燭遺之來氏之鄰人覺香氣異常或詰門詰其故賓則具以事對其燭方二寸其上彼五彩文卷而熱之竟夕不盡郁烈之氣可聞千百步餘烟出其上即成樓閣臺殿之狀或云燭中有蜃脂也公主疾既甚醫者欲難藥餌奉云得紅蜜白猿膏食之可愈止令詣內庫得紅蜜白猿膏數瓶本南海所獻也驛日加餌終無其驗公主薨上哀痛甚遂自製挽歌詞令百官繼和及庭祭日百司與內官皆用金玉飾車輿服玩以焚于韋氏庭韋家爭取灰以擇金珠及葬于東郊上與淑妃御延興門出內庫金玉駝馬鳳凰麟各高數尺以爲儀其衣服玩具與人無異一物以上皆至一百二十昇刻木爲樓殿龍鳳花木人畜之象者不可勝計以絳羅裙綉絡金銀瑟瑟爲帳幕者千隊結爲幢節傘蓋彌街翳日旌旗昇佩鹵簿率多

石本兜離國所貢白猿膏數瓶本南海所獻也驛日

加等以賜紫尼及女道士爲侍從引輦則焚昇霞
芝香而擊歸天紫金之碧磬繁華輝煥殆餘二十里
上賜酒一千斛餘唱三十駱駝各徑濶二尺餉役夫
也京城士庶罷業來觀者流汗相屬惟恐居後及賞
鹵過延興門上與淑妃慟哭中外聞者無不傷痛同
日葬乳母上更作祭乳母文詞質而意切人多傳寫
是後上日夕惱心掛意李可及歎追百年曲聲辭悲
切聽之莫不淚下更教數千人作歎百年隊取內庫
珍寶雜成手飾畫八百匹官綾作魚龍波爛山鼎鼎
施衣而舞一舞珠翠蒲地可及官歷大將軍賞賜李
萬盛無狀左軍容使西門季玄素梗直乃謂可及曰
爾咨可以惑天子放無用矣可及恃寵未嘗改作
可及善囀喉舌干天子前弄眼作頭腦連聲著詞唱
雜聲曲須臾則百數不休是時京城不謂少年相效
謂之拍彈一日可及乞假爲子娶婦上曰即令送酒
麵以助汝嘉禮可及歸至舍見一中貴人監二銀壺
各高二尺餘官賜可及始謂之酒及封啓皆實中也
上賜可及銀麒麟高數尺可及取官庫車載歸私第

西門季玄曰今日受賜吏用官車宅日破家亦須費
還內府不道受賞徒勞牛足後果流可及平嶺表舊
賜珍玩悉皆進納君子謂季玄有先見

四公記

唐 張說

梁天監中有蜀闖號杰戮黠仇脅四公謁武帝帝見
之甚悅因命沈隱侯約作覆將與百僚共射之時太
史適獲一鼠約臣而臧之以獻帝筮之遇蹇之噬嗑
帝占成羣臣受命獻卦者八人有命待成俱出帝占
寘諸青蒲申命闖公操蓍對曰聖人布卦依象辨物
何取異之請從帝命卦時八月庚子日巳時闖公舉
帝卦撰占置于青蒲而退讀帝占曰先蹇後噬嗑是

其時內艮外坎是其象坎爲盜其鼠也居艮之時動而見坎其拘繫矣噬嗑六爻四无咎一利艱貞非盜之事上九荷校滅耳凶是因盜獲戾必死鼠也羣臣蹈舞呼萬歲帝自矜其中頗有喜色次讀八臣占詞皆無中者末啟闖公占曰時日王相必生鼠矣且陰陽晦而入文明從靜止而之震動失其性必就擒矣金盛之月制之必金子爲鼠辰與艮合體坎爲盜又爲隱伏隱伏爲盜是必生鼠也金數于四其鼠必四離爲文明南方之卦日中則昃況陰類乎晉之蹶曰死如棄如實其事也日飲必死既見生鼠百條矣色而尤闖公曰占辭有四今者唯一何也公曰請剖之帝性不好殺自恨不中至日昃鼠且死矣因令剖之果雌三子烝公嘗與諸儒語及方域云東至扶桑扶桑之蠶長七尺圍七寸色如金四時不死五月八日暴黃絲布于條枝而不爲蘭脆如綖燒扶桑木灰汁煑之其絲堅韌四絲爲係足勝一鈞蠶卵大如鶩者卵產于扶桑下齋卵至句麗國蠶變小如中國蠶耳其王宮內有水精城可方一里天未曉而明如晝城

忽不見其月便蝕西至西海海中有島方二百里島上有大林林皆寶樹中有萬餘家其人皆巧能造寶器所謂拂林國也島西北有坑盤坳深千餘尺以肉投之烏銜寶出大者重五斤彼云是色界天王之寶藏西北無慮萬里有女國以蛇爲夫男則爲蛇不噬人而穴處女爲臣妾官長而居宮室俗無書契而信呪咀直者無他曲者立死神道設教人莫敢犯南至火洲之南炎崑山之上其土人食蟹蠏髯蛇以辟蟲毒洲中有火木其皮可以爲布炎丘有火鼠其毛可爲褐皆焚之不灼汚以火浣北至黑谷之北有山極峻造天四時積雪意燭龍所居晝無日西有酒泉其水味如酒飲之醉人北有漆海毛羽染之皆黑西有乳海其水白滑如乳三海間方七百里水土肥沃犬鴨生駿馬大鳥生人鬼死女活鳥自銜其女乘衍哺之銜不勝則負之女能跬步則爲酋豪所養女皆殊麗美而少壽爲人嫉滕未三十而死有兎大如馬毛潔白長尺餘有貂大如狼毛純黑亦長尺餘服之禦寒朝廷聞其言拊掌笑謔以爲誑妄曰鄒衍九州

王嘉拾遺之談耳司徒左長史王鈞難之曰書傳所載女國之東蠻崕之西狗國之南羌之別種一女爲君無夫蛇之理與公說不同何也公曰以今所知女國有六何者北海之東有女國天女下降爲其君國中有男女如他恒俗西南　板楯之西有女國其女悍而男恭女爲人君以貴男爲夫置男爲妾媵多者百人少者四夫昆明東南絕徼之外有女國以嫩爲夫生男類父而入山谷晝伏夜遊生女則巢居穴處南海東南有女國舉國惟以鬼爲夫夫致飲食合

鬬以養之勃律山之西有女國方百里山出白玉水女子浴之而有孕其女舉國無夫并蛇六矣餓而

扶桑國使使貢方物有黃絲三百斤即扶桑蠶所吐扶桑灰汁所煮之絲也帝有金爐重五十斤係六絲以懸爐絲有餘力又貢觀日玉大如鏡方圓尺餘明微如琉璃映日以觀見日中宮殿歷歷然分明帝令杰公與使者論其風俗土地物產城邑山川并訪往昔存亡又識使者祖父伯叔兄弟使者流涕拜伏問歲南海商人齎火浣布三端帝以雜布積之令杰公以

他事召至于市所杰公遥識曰此火浣布也二是緝木皮所作一是續鼠毛所作以詰商人具如所說

林靈素傳

宋 趙與時

林靈素初名靈噩字歲昌家世寒微慕遠遊至蜀從趙昇道人數載趙卒得其書秘藏之由是善妖術以五雷法往來宿亳淮泗間乞食諸寺僧多厭之和三年至京師寓東太乙宮徽宗夢赴東華帝君遊神霄宮覺而異之勑道錄徐知常訪神霄事迹靈素不曉告假或告曰道堂有温州林道士累言神霄亦作神霄詩題壁間知常得之大驚以聞召見

問有何術對曰臣上知天宮中識人間下知地府
視靈靈風貌如舊識賜名靈素號金門羽客通真
靈玄妙先生賜金牌無時入內五年築通真宮以居
之時宮禁多怪命靈素治之理鐵簡長九尺於地
怪遂絕因建寶籙宮太乙西宮建仁濟亭施符水
神霄寶籙壇詔天下宮觀改爲神霄玉清萬壽宮
觀者以寺九仍設長生大帝君青華大帝君像上自
稱教主道君皇帝皆靈素所建也靈素被旨修道書
改正諸經醮儀校丹經靈篇刪修注解每遇初七升
座講聽講皆宰執百官三衙親王中貴士庶觀者如
堵講說三洞道經京師士民始化奉道矣靈素爲國
不一上每以聰明神仙呼之御筆賜玉真教主神霄
凝神殿侍宸立兩府班上上思明達后欲見之靈素
復爲葉靜張致太香之術上尤異之謂靈素曰朕昔
到青華帝君處獲言改除魔髡何謂也靈素遂縱言
釋教害道今雖不可滅合與改正將佛剎改爲宮觀
釋伽改爲天尊菩薩改爲大士羅漢改尊者和尚改
德士皆留髮頂冠執簡有旨依奏皇太子上殿爭之

令胡僧立燕十二人并五臺僧二人道堅等與靈素
鬬法僧不勝情願戴冠執簡太子乞贖僧罪有旨放
僧放道堅係中國人送開封府刺面決配于開寶寺
前令衆明年京師大旱命靈素祈雨未應蔡京奏其
妄上密召靈素曰朕諸事一聽卿且與祈三日大雨
以塞大臣之謗靈素請急召建昌軍南豐道士王文
卿乃神霄甲子之臣兼雨部與之同告上帝文卿既
至執簡秘水果得雨三日上大喜賜文卿神霄凝神
殿侍宸靈素眷倚益隆忽京城傳呂洞賓訪靈素遂
捻土燒香氣直至禁中上遣人探問香氣自通真
宮來上亟乘小車到宮見壁間有詩云捻土焚香事
有因世間宜假不宜眞太平無事張天覺四海閒遊
呂洞賓京城印行繞街叫賣太子亦買數本進上上
大震怒捐賞錢千緡開封府捕之有太學齋僕王青
告首是福州士人黃待聘令青賣送大理勘招待聘
兄弟及外族爲僧行不喜改道故云有旨斬馬行街
靈素知蔡京鄉人所爲上表乞歸本貫詔不允通眞
有一室靈素入靜之所常封鎖雖駕來亦不入京道

人廉得有黃羅大帳金龍朱紅椅桌金龍香爐京畿奏請上親往臣當從駕上幸通真宮引京至開鎖同入無一物粉壁明窗而已京皇恐待罪宣和元年三月京師大水臨城上令中貴同靈素登城治水救之水勢不退回奏臣非不能治水一者是乃天道二者不自太子而得但令太子拜之可信也遂遣太子登城陽御香設四拜水退四丈是夜水退盡京城之民皆仰太子聖德靈素遂上表乞骸骨不允秋九月金皇上言靈素妄議遷都妖惑聖聽改除釋教毀謗大臣靈素即時攜衣被行出宮十一月與宮祠溫州居住二年靈素一日攜所上表見太守問丘顗乞與繳進及與州官親黨訣別而卒生前自下墳于城南山命其隨行弟子皇城使張如晦可掘穴深五丈見龜蛇便下棺餅掘不見龜蛇而深不可視乃葬焉靖康初遣使監溫州伐墓不知所跡但見亂石縱橫强進多死遂已此耿延禧所作靈素傳也靈素本末世不知其全故著之今溫州天喜宮有御題云太中大夫冲和殿侍宸金門羽客通真達靈元妙先生在京神

睿玉清萬壽宮管轄提舉通眞宮林靈素

希夷先生傳

南燕龍覺

先生姓陳名摶字圖南西洛人生於唐德宗時自束髮不爲兒戲年十五詩禮書數及方藥之書莫不通究及親喪先生曰吾向所學足以記姓名耳吾將弃此遊太山之顛長松之下與安期黃石論出世法合不死藥安能與世俗輩汩沒出入生死輪廻間乎乃盡以家資遺人惟携一古鐺而去唐士大夫揖其清風欲識先生面如景星慶雲之出爭先覩之爲快先

生皆不與之友由是謝絕人事野冠草服行歌無定
日遊市肆若入無人之境或上酒樓或宿野店多遇
京索間僖宗待之愈謹封先生爲清虛處士仍以宮
女三人賜先生先生爲奏謝書云趙國名姬後庭絕
女行尤妙美身本良家一入深宮各安富貴昔居天
上今落人間臣不敢納於私家謹用貯之別館臣性
如驥鹿迹若萍蓬飄然從風之雲泛若無纜之舸臣
遣女復歸清禁及有詩上浼聽覽詩云雪爲肌體玉
爲腮深謝君王送到來處士不生巫峽夢虛勞雲雨
[illegible]陽臺以奏行宮使即時遣至五代時先生遊華山
多不出或游民家或游寺觀睡動經歲月本朝真宗
皇帝聞之特遣使就山中宣召先生先生曰臣荷
恩臣且乞居華山先生意甚堅使回具奏其事眞宗
再遣使賫手詔茶藥等仍仰所屬太守縣令禮以
之安車蒲輪之異寵迎先生先生乃回奏上曰[illegible]
溫詔盡一札之細書曲軫天資賜萬金之良藥[illegible]
聖慈俯躬增感謝云臣明時閒客唐室書生素遁[illegible]
而優容許由漢世盛而任從四皓嘉遁之[illegible]

之再念臣性同猿鶴心若土灰不曉忠義之[illegible]
識禮儀之去就敗荷作服脫鐸爲冠體有青毛足[illegible]
草茷苟臨軒陛跗笑聖明願違天聽得隱此山聖[illegible]
優賢不讓前古數行紫詔徒煩彩鳳啣來一片閒[illegible]
却被白雲留住澗飲溪頭之水飽吟松下之風咏[illegible]
風月之清笑傲雲霞之表遂性所樂得意何言精[illegible]
高於物外肌體浮乎雲烟雖潛至道之根第盡幽[illegible]
之域臣敢仰期睿聽俯順愚衷謹此以聞當時有[illegible]
學士以先生累詔不起因爲詩譏先生云抵是先[illegible]
詩不出若還出也沒般人先生復答云萬頃白雲[illegible]
自有一枝仙桂何誰無後先生亦稀到人間先生或
遊華陰華陰尉王睦知先生來倒屣迎之既坐先生
曰久不飲酒思得少酒睦曰適有美酒已知先生之
來命滌器具饌既飲睦謂先生曰先生居處巖穴[illegible]
止何室出使何人守之先生微笑乃索筆爲詩曰華
陰高處是吾宮出即凌空跨曉風臺殿不將金鎖閉
來時自有白雲封睦得詩愧謝先生曰子更一年在
大災吾之來有意救子守官當如是雖在神理亦聽

焉睦爲官廉梁清慎視民如子不忍鞭扑心性天
故也先生乃出藥一粒曰服之可以禦來歲之
睦起再拜受藥服之俟至中夜先生如廁久不回
不見睦歸汴忽馬驚墮汴水善没者急救之得不死
先生亦時來山下民家至今尚有見者冷西縣事
有先生宮觀至今存焉

梁清傳

宋　劉敬叔

安定梁清字道脩居揚州右尚方間后徐州故宅元
嘉十四年二月數有異光仍聞擘蘿聲令掘之松蘿
往看見一人問云姓華名芙蓉爲六甲至尊所使從
太微紫宮下來過舊居乃留不去或鳥頭人身舉面
是毛擲酒糞臧引弓射之應弦而滅並有絳汁染箭
又覩一物形如猴懸在樹標令人刺中其髀墮地淹
没經日反從屋上跛行就婢乞食團飯授之頓造二

日衆鬼群至醜惡不可稱論松羅麻帳塵石飛
揚晨不息婢採菊路逢一鬼著衣幘乘馬衛從數
十謂採菊曰我是天上仙人勿名作鬼問何以恒擲
穢汚荅曰糞汚者錢財之象也投擲者速遷之徵也
頃之清果爲揚武將軍北虜郡太守清厭毒旣又乃
呼外國道人波羅甄誦咒文見諸鬼怖懼踰垣穴壁
而走皆作烏聲於此都絕在郡少時夜中松羅復見
威儀器械人衆數十一人戴幘送書粗紙有七十許
字筆跡婉媚遠擬羲獻又歌云生儂孔雀樓遥聞鳳
凰鼓下我鄒山頭彷彿見梁魯鬼有叔憲哀哭流涕
弔不與世人鬼傳教曾乞松羅一面書題云故孔脩
之死罪白箋以弔其叔喪叙致哀情甚有銓次復云
近往西方見一沙門自名大摩刹問君淸息寄五九
香以相與之淸先奉使燉煌憶見此僧淸有婢產於
此遂絕

西王母傳

漢　桓驎

西王母者九靈太妙龜山金母也一號太虛九光龜臺金母元君乃西華之至妙洞陰之極尊在昔道氣凝寂湛體無爲將欲啓廸玄功化生萬物先以東華至真之氣化而生木公木公生於碧海之上芬靈之墟以主陽和之氣理於東方亦號曰東王公焉又以西華至妙之氣化而生金母金母生於神州伊川厥姓侯氏生而飛翔以主元虡神玄奥於耿莽之中分

大道醇精之氣結氣成形與東王公共理二氣而育養天地陶鈞萬物矣柔順之本爲極陰之元位配南方母養羣品天上天下三界十方女子之登仙者皆道者咸所隸焉所居宮闕在龜山春山西那之都崑崙之圃閶風之苑有城千里玉樓十二瓊華之闕光碧之堂九層玄室紫翠丹房左帶瑤池右環翠水其山之下弱水九重洪濤萬丈非飆車羽輪不可到也所謂玉闕暨天綠臺承霄青琳之宇朱紫之房連琳綠帳明月四明戴華勝佩虎章左侍仙女右侍羽童寶蓋香映羽摻蔭庭軒砌之下植以白環之樹丹闕之林空青萬條瑤幹千尋無風而神籟自韻環環然皆九奏八會之音也神州在崑崙之東南故爾雅云西王母目下是矣又云王母蓬髮戴華勝虎齒善嘯者此乃王母之使金方白虎之神非王母之眞形也元始天王授以方天元統靈山九光之籙使訓召萬靈統括眞聖監盟證信總諸天之羽儀天尊上聖朝晏之會考校之所王母皆臨訣焉上清寶經三洞玉書凡有授度咸所關預也黃帝討蚩尤之暴威所未

祭而蚩尤幻變多方徵風召雨吹烟噴霧師衆大迷
帝歸息太山之阿昏然憂寢王母遣使者被玄狐之
裘以符授帝曰太一在前天一在後得之者勝戰則
克矣符廣三寸長一尺青瑩如玉丹血爲文佩符既
畢王母乃命一婦人人首鳥身謂帝曰我九天玄女
也授帝以三宮五意陰陽之畧太一遁甲六壬步斗
之術陰符之機靈寶五符五勝之文遂克蚩尤於中
冀翦神農之後誅榆罔於阪泉天下大定都于上谷
之涿鹿又數年王母遣使白虎之神乘白鹿集于帝
庭授以地圖其後虞舜攝位王母遣使授舜白玉琯
舜即位又授地圖遂廣黃帝之九州爲十有二州王
母又遣使獻舜白玉琯吹之以和八風尚書帝驗期
曰王母之國在西荒也昔茅盈字叔申王褒字子登
張道陵字輔漢泊九聖七真見得道授書者皆朝王
母於崑陵之闕焉時叔申道陵侍太上道君乘九蓋
之車控飛虬之軌越積石之峯濟弱流之津浮白水
凌黑波顧盻倏忽詣王母於闕下子登清齋三月王
母授以瓊華寶曜七晨素經茅君從西城王君請自

玉龜臺朝謁王母求長生之道曰盈以不肖之軀蒙
龍鳳之年欲以朝菌之脆求積朔之期王母愍其勤
志告之曰吾昔師元始天王及皇天扶桑帝君授我
以玉佩金璫二景纏煉之道上行太極下造十方既
月咀日入天門名曰玄真之經今以授爾宜勤修焉
因敕西城王君一一解釋以授焉又周穆王時命八
駿與七華之士使造父爲御西登崑崙而賓於王母
穆王持白珪重錦以爲王母壽事具周穆王傳至漢
武帝元封元年七月七日夜降於漢宮語在漢武帝
傳內此不復載焉

魏夫人傳

唐　蔡偉

魏夫人者任城人也晉司徒劇陽文康公舒之女名華存字賢安幼而好道靜默恭謹讀莊老三傳五經百氏無不該覽志慕神仙味真耽玄欲求冲舉常服胡麻散茯苓丸吐納氣液攝生夷靜親戚往來一無關見常欲別居閑處父母不許年二十四疆適太保掾南陽劉文字幼彥生二子長曰璞次曰瑕幼彥後爲修武令夫人心期幽靈精誠彌篤三子粗立乃

隔宇室齋于別寢將逾三月忽有太極真人安度四
東華天神方諸青童扶桑碧阿陽谷神王景林真人
小有仙女清虛真人王裒來降裒謂夫人曰聞子有
緯真氣注心三清勤苦至矣扶桑大帝君敕我授子
神真之道青童君曰清虛天王即汝之師也度明曰
子若心求道道今來矣景林真人曰虛皇鑒爾勤誠
太極已注子之仙名於玉札矣子其勗哉青童君又
曰子不更聞上道內景玉經者仙道無緣得成後
日當會陽滌山中爾謹密之王君乃命侍女華散籙
李明克等便披雲蘊開玉笈出太上寶文八素陽書
太洞真經靈書八道紫度炎光石精金馬神真虎文
高仙羽玄等經凡三十一卷即手授夫人焉王君因
告曰我昔於此學道遇南極夫人西城王君授我寶
經三十一卷行之以成真人位爲小有洞天仙王今
所授者即南極元君西城王君之本文也此山洞臺
乃清虛之別宮耳於是王君起立北向執書而說曰
太上三元九星高真虛微入道上清玉晨褒爲太帝
所敕使教于魏華存是月丹良吉日戊申謹按寶書

神金虎文太洞真經八素玉篇合三十一卷是裴君
精思於陽明西山受真人太師紫元夫人書也華陽
當謹按明法以成至真誦修虛道長爲飛仙有世識
書族及一門身爲下鬼塞諸河源九天有命敢告華
存祝畢王君又曰我受秘訣於紫元君言聽教於師
云此篇當傳諸真人不但我得而已子今獲之太帝
命焉此書自我當七人得之以白玉爲簡青玉爲字
至華存則爲四矣於是景林又授夫人黃庭內景經
令晝夜存念讀之萬遍後乃能洞觀鬼神矣趙大道
誦和三氣五臟生華色反嬰孩乃不死之道也於是
四真吟唱各命玉女彈琴擊鐘吹簫合節而發歌歌
畢王君乃解摘經中所修之節度及寶經之指歸行
事之口訣諸要備訖徐乃別去是時太極真人命北
寒玉女宋聯娟彈九氣之璈青童命東華玉女烟景
珠擊西盈之鐘暘谷神王命神林玉女賈屈廷吹晨
唳之簫青虛真人命飛玄玉女鮮於虛拊九合玉簡
太極真人發排空之歌青童吟太霞之曲神王諷晨
啓之章清虛詠鸞飆之詞既散後諸真元君日夕來

降雖幼彥隔壁寂然莫知其後幼彥物故值天下
亂夫人撫養內外旁救窮乏亦爲眞仙默示其兆如
中原將亂携二子渡江璞爲庾亮司馬又爲溫太傅
司馬後至安成太守遐爲陶太尉侃從事中郎將失
人自洛邑達江南盜寇之中凡所過處神明保佐常
果元吉二子位既成立夫人因得冥心齋靜累感眞
靈修眞之益與日俱進凡在世八十三年以晉成帝
咸和九年歲在甲午王君復與青童東華君來降授
夫人成藥二劑一曰遷神白騎神散一曰石精金光
化形靈九使頓服之稱疾不行凡七日太一玄仙遣
飆車來迎夫人乃託劍化形而去徑入陽洛山中期
日青童君太極四眞人清虛王君令夫人清齋五百
日讀太洞眞經併分別眞經要秘道陵天師又授明
威章奏存祝吏兵符籙之訣衆眞各摽至訓三日而
去道陵所以徧教委曲者以夫人在世當爲女官祭
酒領職理民故也夫人誦經萬遍積十六年顏如少
女於是龜山九虛太眞金母金闕聖君南極元君共
迎夫人白日昇天北詣上清宮玉闕之下太微帝君

中央黃老君三素高元君太上玉晨太道君太素元
元君扶桑太帝君金闕後聖君各令使者致命授其
人玉札金文位爲紫虛元君領上真司命南岳夫人
比秩仙公使治天台大霍山洞臺中主下訓奉道教
授當爲仙者男曰真人女曰元君夫人受錫事畢王
母及金闕聖君南極元君各去使夫人於王屋小有
天中更齋戒二月畢九微元君龜山王母三元夫人
兼諸真仙並降於小有清虛上四奏各命侍女陳樂
殿之曲九靈合節八音靈際王母擊節而歌三元夫
人彈雲璈而答歌餘真各歌須臾司命神仙諸隸屬
及南岳迎官並至虎旅龍輦激耀百里中里母諸真
乃共與夫人東南而行俱詣天台霍山臺又便道過
句曲金壇茅叔申宴會二日二夕共適于霍山夫人
安駕玉宇然後各別初王君告夫人曰學者當去疾
除病因授甘草穀仙方夫人服之夫人能隸書卷存
王君並傳事甚詳悉又述黃庭內景注叙青精健飯
方後屢降茅山子璞後至侍中夫人令璞傳法于司
徒瑯琊王舍人楊羲護軍長史許穆穆子玉斧並世

昇仙陶真白真誥所呼南真即夫人也以晉興寧二
年乙丑降楊家謂楊君曰修道之士不欲見血肉屍
雖避之不如不見又云向過東海中波聲如雷又云
裴清靈真人錦囊中有寶神經昔從紫微夫人所受
吾亦有是西宮定本即是玄圃北壇西墉之上臺天
真珍文盡藏其中也因授書云得道去世或顯或隱
訖體遺跡者道之隱也昔有再酣瓊液而叩棺一屈
刀圭而尸爛鹿皮公吞玉華而流玉出尸賈季子飲
金液而臭聞百里黃帝火九鼎於荊山尚有喬嶺之
墓李玉服雲散以潛昇猶頭足異處墨狄飲虹丹以
沒水寧生服石腦而赴火務光剪薤以入清冷之泉
柏成納氣而腸胃三腐如此之比不可勝紀微乎得
道趣捨之迹固無常矣保命君曰所謂尸解者假形
而示死非真死也南真曰人死必視其形如生人者
尸解也足不青皮不皺者亦尸解也目落不光無異
生人者尸解也髮盡落而失形骨者尸解也白日尸
解自是仙矣若非尸解之例死經太陰暫過三官者
肉脫脈散血沉灰爛而五臟自主骨如玉七魄皆化

三魂守宅者或三十年二十年十年三年當血肉骨生復質成形必勝於昔日未死之容者此名鍊形太陰易貌三官之仙也天帝云太陰鍊身形勝服九轉丹形容端且嚴面色似靈雲上登太極闕受書爲真人是也若暫遊太陰者太一守尸三魂營骨七魂侍肉胎靈錄氣皆數滿再生而飛天其用他藥尸解非是靈丸者即不得返故鄉三官執之也其死而更生者未驗而失其尸有形皮存而無者有衣結不解衣存而形去者有髮脫而形飛者有頭斷已死乃從尸出者皆尸解也白日解者爲上夜半解者爲下向晩向暮去者爲地下主者此得道之差降也夫人之修道或災逼禍生形壞氣亡者似出多言而守一多端而期苟免也是以層巢頹枝而墜落百勝失於一敗恤乎通仙之才安可爲二豎子而致斃耶智以無涯傷性心以欲惡蕩真豈若守根靜中棲研三神貫萬物而洞玄鏡寂混然與泥丸爲一而內外均也真人歸心於一任於永信心歸則正神和信順利真之兆自然之感無假兩際也若外見察觀之氣內

有愠結之哂有如此者我見其敗未見其立地下者乃下道之文官地下鬼師乃下道之武官文解百四年一進武解倍之世人勤心于嗜慾兼味於肆正華目以隨世畏死而希仙者皆多武解尸之最下也夫人與衆真吟詩曰玄感妙象外和聲自相招霞鬱紫晨蘭風扇綠軺上真宴瓊臺邈爲地仙標所期貴遠邁故能秀穎翹翫彼八素輸道成初不遼人事胡可預使令形氣消夫人既遊江南遂於撫州華山立觀室又於臨汝水西置擅守歲久蕪梗踪跡殘平有女道士黃靈微年邁八十貌若嬰孺號爲花姥特加修飾累有靈應夫人亦寓夢以示之後亦昇天玄宗敕道士蔡偉編入後仙傳大曆三年戊申魯國公顏真卿重加修葺立碑以紀其事焉

杜蘭香傳

曹毗

杜蘭香自稱南陽人以建興四年春數詣張傳傳年十七望見車在門外婢通言阿母所生遣授配若不可不敬從傳先改名碩碩呼女前視可十七八說事邈然久遠有好子二人大者萱根小者松枝鈿車清牛上飲食皆備作詩曰阿母處靈岳時遊雲霄際衆女侍羽儀不出宮墉外飈輪送我來且復耻塵穢從我與福俱嫌我與禍會至其年八月旦來復作詩

曰逍遥雲霧間吁嗟發九嶷游女不稽路弱水何
之出著蘋子三枚大如鷄子云食此令君不畏風波
辟寒温頭食二欲留一不肯令碩盡食言爲君作歌
情無曠遠以君命未合太歲東方歸去當還求君處
香降張碩碩問禱祀何如香曰消摩自可愈疾淫祀
何益蘭香以藥爲消摩

麻姑傳

晉　葛洪

漢孝桓帝時神仙王遠字方平降於蔡經家將至一
時頃聞金鼓簫管人馬之聲及舉家皆見王方平戴
遠遊冠着朱衣虎頭鞶囊五色之綬帶劍少鬚黄色
中形人也乘羽車駕五龍龍各異色麾節幡旗前後
導後威儀奕奕如大將軍鼓吹皆乘麟從天而下懸
集於庭從官皆長丈餘不從道行既至從官皆隱不
知所在唯見方平與經父母兄弟相見獨坐久之謂

令人相訪經家亦不知麻姑何人也言曰王方平傳
報姑余久不在人間今集在此想姑能暫來語乎有
頃使者還不見其使但問其語云麻姑再拜不見
已五百餘年尊卑有叙修敬無階煩信來承在彼登
山顛倒而先受命當按行蓬萊今便暫往如是當還
還便親覲願來即去如此兩時間麻姑至矣來時亦
先聞人馬簫鼓聲既至從官半於方平麻姑至蔡經
亦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十八九許於頂中作髻餘
髮垂至腰其衣有文章而非錦綺光彩耀目不可名
狀又拜方平方平爲之起立坐定召進行厨皆金盤
玉杯餚膳多是諸花果而香氣達於內外肇脯行之
如栢靈云是麟脯也麻姑是說云接侍以來已見東
海三爲桑田向到蓬萊水又淺于往者會時略半也
豈將復還爲陵陸乎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海中復揚
塵也姑欲見蔡經母及婦姪時弟婦新產數十日麻
姑望見乃知之曰噫且止勿前即求少許米得米便
撒之擲地視其米皆成真珠矣方平笑曰姑故年少
吾老矣了不喜復作此狡獪變化也方平語經家人

曰吾欲賜汝輩酒此酒乃出天厨其味醇醲非世人所宜飲飲之或能爛腸今當以水和之汝輩勿惟也乃以一升酒合水一斗攪之賜經家飲一升許良久酒盡方平語左右曰不足遠取也以千錢與餘杭姥相聞求其沽酒須臾信還得一油囊酒五斗許信傳餘杭姥答言恐地上酒不中尊飲耳又麻姑鳥爪蔡經見之心中念言背大癢時得此爪以爬背當佳方平已知經心中所念即使人牽經鞭之謂曰麻姑神人也汝何思謂爪可以爬背耶但見鞭着經背亦不見有人持鞭者方平告經曰吾鞭不可妄得也是日又以一符傳授蔡經鄰人陳尉能檄召鬼魔收人治疾蔡經亦得解蛻之道如蛻蟬耳經常從王君遊山海或暫歸家王君亦有書與陳尉多是篆文或真書字廓落而大陳尉世世寶之晏畢方平麻姑命駕昇天而去簫鼓道從如初焉

白猿傳

唐　闕名

梁大同末遣平南將軍陶欽南征至桂林破李師古陳徹別將歐陽紇略地至長樂悉平許洞深入險阻紇妻纖白甚美其部人曰將軍何爲望羅人經此地有神善竊少女而美者尤所難免宜謹護之紇甚懼夜勒兵環其廬匿婦密室中謹閉甚固而以女奴十餘伺守之再夕陰風驟起至五更寂然無聞守者怠而假寐忽若有物排戶而已失妻矣闔扉如故

莫知所出出問山嶺處人迹罕不可尋逐道間絕無
其跡統大憤痛誓不徒還因靜疾駐其軍日往四來
即深凌嶮以索之既逾月忽於百里之外叢篠立處
其妻孺履一隻雖侵雨濡舊可辨識統尤悽悼求索
益堅選壯士三十八持兵負糧巖棲野食又旬餘統
所舍約二百里南望一山葱秀迥出至其下有深溪
環之乃編木以度絕巖翠竹之間時見紅綵聞笑語
音捫蘿引絙而陟其上則嘉樹列植間以名花其下
綠蕪豐乾如毯清迥岑寂杳然殊境東向石門有婦
人數十帔服鮮澤嬉遊歌笑出入其中見人皆慢視
遲立至則問曰何因來此統具以對相視歎曰賢妻
至此月餘矣今病在牀宜遣視之入其門以木爲扉
中寬闊若堂者三四壁設牀悉施錦薦其妻臥石榻
上重茵累席珍食盈前統就視之迴眸一睇即疾振
手令去諸婦人曰我等與公之妻比來久者十年此
神物所居力能殺人雖百夫操兵不能制也幸其未
返宜速避之但求美酒兩斛食犬十頭厤數千斤當
相與謀殺之其來必以正午後慎勿太早以十日為

期因促之去紙亦遂退遂求醉醉與麻大如期而至
婦人曰彼好酒往往致醉醉必聘力俾吾等以綵
縛手足於牀一踊皆斷常紉三幅則力盡不解今麻
隱帛中束之度不能矣遍體皆如鐵唯臍下纔寸餘
護蔽之此必不能禦兵亦指其傍一巖曰此其食處
當隱於是靜而伺之酒置花下犬散林中待吾討戮
招之即出如其言屏氣以俟日晡有物如匹練自絕
山下透至若飛徑入洞中少選有美髯丈夫長六尺
餘白衣曳杖擁諸婦人而出見犬驚視騰身執之裂
吮咀食之致飽婦人競以玉杯進酒諸笑甚歡
飲數斗則扶之而去又聞嬉笑之音良久婦人出
之乃持兵而入見大白猿縛四足於牀頭顧人處
求脫不得目光如電競兵之如中鐵石刺其臍下
飲可血射如注乃大歎咤曰此天殺我豈爾之能
爾婦已孕勿殺其子將逢聖帝爲大其宗言絕乃死
搜其藏寶器豐饒珍羞盈品羅列杯案凡人世所珍
靡不充備名香異酒實勸一雙婦人三十餘皆絕美
色久者至十年去色衰必被棄逐去其如所置天物

唯止其身更無雜類且皇洗著惰加白給從[illegible]
不知寒暑遍身白毛長數寸所居常讀水簡字[illegible]
篆了不可識已則置石磴下晴晝或舞雙劒環[illegible]
飛光圓若月其飲食無常喜啗果栗尤嗜犬血而[illegible]
其血日始逾午即欻然而逝半晝往返數千里[illegible]
必歸此其常也所須無不立得夜就諸林[illegible]歲一[illegible]
皆周未嘗寢寐言語澁訥華旨會利然其狀即[illegible]
類也今歲木葉之初忽愴然曰吾爲山神所訴將[illegible]
死罪亦求護之於衆靈庶幾可免[illegible]月載生魄石磴
生火焚其簡書悵然若失曰吾已千歲而無子今[illegible]
子死期至矣因顧諸女泣淵者久之且曰此山復[illegible]
未常有人至上高而望絕不見樵者下多虎狼恐[illegible]
今能至者非天假之何耶紇即取寶玉珍麗及諸[illegible]
人以歸猶有知其妻者紇妻周歲生一子厥狀肯[illegible]
後紇爲陳武帝所誅素與江總善愛其子聰悟絕人
常留養之故免於難及長果文學善書知名於時[illegible]

[illegible]

人民[illegible]

今[illegible]

[illegible]

年[illegible]

[illegible]

鸞毅傳

唐 李朝威

儀鳳中有儒生柳毅者應舉下第將還湘濱念鄉人有客於涇陽者遂往告去至六七里鳥起馬驚疾逸道左又六七里乃止見有婦人牧羊於道畔毅怪視之乃殊色也然而蹙頞不舒巾袖無光疑聽翔立若有所伺毅告曰子何苦而自辱如是婦始楚而謝繼泣而對曰賤妾不幸今日見辱於長者然而恨貫骨亦何能爲避幸一聞焉妾洞庭龍君小女也父母

配嫁涇川次子而夫壻業逸爲婢僕所惑日以厭棄既而將訴於舅姑舅姑愛其子不能禦逮訴頻切又得罪舅姑舅姑毀黜以至此言訖歔欷流涕悲不自勝又曰洞庭於茲相遠不知其幾多也長天茫茫信耗莫通心日斷盡無所知衰聞君將還吳審過洞庭欲以尺書寄託侍者未卜將以爲可乎毅曰吾義夫也爾子之說氣血俱動恨無毛羽不能奮飛是何可否之乎然而洞庭深水也吾行塵間寧可致意邪[illegible]道塗顯晦不相通達致負誠託又乎懸願子有何術可導我邪女悲泣自謝曰負戴珍重不復言矣脫獲迴耗雖死必謝君不許何敢言既許而問則洞庭之與京邑不足爲異也毅請問之女曰洞庭之陰有大橘樹焉鄉人謂之社橘君當解去鎧帶束以他物然後舉樹三發當有應者因而隨之無有礙矣毅君子書叙之外悉以心誠之話倍託千萬無渝毅曰敬聞命矣女遂於襦間解書再拜以進東望愁泣羣不自勝毅深爲之戚乃置書囊中因復問曰吾不知子之牧羊何所用毅神祇豈宰殺乎女曰非羊也而

工也何爲兩工曰雷霆之類也毅復視之則皆矯矯怒步飲齕甚異而大小毛角則無別羊焉毅又曰吾爲使者他日歸洞庭慎勿相避女曰寧止不避當卻親戚耳語竟引別東去不數十步廻望女與羊俱亡所見矣其夕至邑而別其友月餘到鄉還家乃訪於洞庭洞庭之陰果有社橘遂易帶向樹三擊而止帳有武夫出於波間再拜請曰貴客將自何所至也毅不告其事曰徒謁大王耳武夫揭水指路引毅以進謂毅曰當閉目數息可達矣毅如其言遂至其宮殿臺閣相向門戶千萬奇草珍木無所不有夫乃止毅停於大室之隅曰客當居此以伺焉毅曰此何所也夫曰此靈虛殿也毅觀之則人間珍寶必盡於此矣以白璧砌以青玉牀以珊瑚簾以水晶雕琉璃於翠楣飾琥珀於虹梁奇秀深杳不可殫言然而王久不至毅謂夫曰洞庭君安在哉曰君方幸玄珠閣樂太陽道士講大經少選當畢毅曰何謂大經夫曰天君龍也龍以水爲神舉一波可包陵谷道士乃人也人以火爲神鬢一炬可燎阿房然而靈用不同玄化

各異太陽道士精於人理吾君邀以聽焉語畢俄而
宮門閤景從雲合而覩一人被紫衣執青玉夫曜曰
此吾君也乃至前以告之君望毅而問曰豈非人間
之人乎毅對曰然既而拜君亦拜復坐於靈座之下
謂毅曰水府幽深寡人暗昧夫子不遠千里將有為
乎毅曰毅大王之鄉人也長於楚遊學於秦昨下第
閑驅涇水之涘見大王愛女牧羊於野風鬟雨鬢
不忍視毅因詰之謂毅曰爲夫壻所薄舅姑不念以
至於此悲泗流漓誠恤人心遂託書於毅毅許之今
已至此因取書進之洞庭君覽畢以袖掩面而泣曰
老父之罪不診鑒聽坐貽聾瞽使閭閻孺弱遠罹讒
害公乃陷上人也而能急之幸被齒髮何敢負德詞
畢又哀咤良久左右皆流涕時有宦人密侍君者君
目以書授之令建宮中須臾宮中皆慟哭君驚謂左
右曰疾告宮中無使有聲恐錢塘所知毅曰錢塘
人也曰寡人愛弟也昔爲錢塘長今則致政矣曰
故不使知曰以其勇過人耳昔堯遭洪水九年巢居
此子一怒也近與天將失意穿其五山上帝以寡

有薄德於古今遂寬其同氣之罪然猶縻繫於此故
錢塘之人日來候焉詞未畢而大聲忽發天折地裂
宮殿擺簸雲煙沸湧俄有赤龍長萬餘尺電目血睛
朱鱗火鬣項掣金鏁鏁牽玉柱千雷萬霆繳繞其身
霰雪雨雹一瞬皆下乃擘青天而飛去毅初恐縣仆
地君親起持之曰無懼固無害毅良久安抑乃獲
定固告辭曰願得生歸以避復來君曰不必如此其
去則然其來則不然幸爲少盡繾綣因命酌互舉
歡人事俄而祥風慶雨融融怡怡幢節玲瓏簫韶
麗紅粧千萬笑語熙熙中有一人自然蛾眉明珠
身綃縠參差迫而視之前所寄辭然而若喜若悲
淚如綵須臾紅煙蔽其左紫氣舒其右香凝環佩入
於宮中君笑謂毅曰涇水之內人至矣君乃降階
中須臾又聞怨苦久而不已有頃君復出與毅飲食
又有一人被紫裳執青玉貌聳神清立於君左右
請毅曰此錢塘也毅趨舞之錢塘亦盡禮相接謂
毅曰女姪不幸爲頑童所辱顏君子信義昭彰致遠
遠宛不然者是爲涇陵之土矣饗惓惓恩詞不論心

教為退辭謝俯仰唯唯然後廼告兄曰向者辰巳至酉陽午戰於彼未還於此中間馳至九天以告上帝帝知其冤而宥其失前所譴執因而獲免然而剛腸激發不遑辭候驚擾宮中復忤賓客愧惕無地不知所還因退而再拜君曰所殺幾何曰六十為傷祿乎曰入百里無情郎安在曰食之矣君憮然曰寒童之為是心也誠不可忍然汝亦太草草頓上帝至聖訴其至冤不然者吾何辭焉從此已去勿復如是錢塘復再拜坐定遂宿穀於凝光燬明日又宴穀於凝碧宮會友戚張廣樂具以醪醴羅以甘潔初施角鼓鼓旌旗劒戟舞萬夫於其右中有一夫前曰此錢塘破陣樂旌旗氣顧蹶悍慄坐客視之毛髮皆豎復有金石絲竹羅綺珠翠舞千女於其左中有一女前進曰此貴主還宮樂清音宛轉如訴如慕坐客聽之不覺淚下二舞既畢龍君大悅錫以紈綺頒於舞人然後宿席貫坐縱酒極娛酒酣洞庭君乃擊席而歌曰大天蒼蒼兮大地茫茫人各有志兮何可思量狐神鼠聖兮社依墻雷霆一發兮其孰敢當荷

貞人兮信義長令骨肉兮還故鄉永言慙愧兮何時
忘洞庭君歌罷錢塘君再拜而
歌曰上天配合兮生
死有塗此不當婦兮彼不當夫
腹心辛苦兮涇水之
隅風霜鬢鬢兮雨雪羅繻頓明
公兮引素書令骨肉
兮家如初永言珍重兮無時無錢塘君歌闕洞庭君
俱奉觴於毅毅跽踞而受爵飲訖復以二觴奉二君
乃歌曰碧雲悠悠兮涇水之[illegible]失人兮雨泣花愁
尺書遠達兮以解君憂京兆果
雪兮還處其位荷和
雅兮感甘羞幽冥寂寞兮難久留欲將辭去兮悲綢
繆歌罷皆呼萬歲洞庭君因出碧玉箱貯以開水晶
錢塘君復出紅珀盤貯以照夜璣皆起進殺殺辭謝
而受然後宮中之人咸以紈綵珠璧投於殺側重疊
煥赫須臾埋沒前後殺笑語四顧妮拒不暇洎酒闌
歡極殺辭起復宿於凝光殿翌日又宴殺於清光閣
錢塘因酒作色踞謂殺曰不聞猛石可裂不可捲義
士可殺不可羞者邪愚有衷曲一陳於公爲可則俱
履雲霄如不可則皆夷糞壤足下以爲何如哉殺曰
請聞之錢塘曰涇陽之妻則洞庭君之愛女也淑性

茂質爲九姻所重不幸見辱於匪人今則絕矣將求託高義世爲親賓使受恩者知其所歸懷愛者知其所付豈不爲君子始終之道者毅肅然而作歎嘆而笑曰誠不知錢塘君辱困如是毅始聞跨九州鞭五嶽洩其憤怒復見斷鏁金掣玉柱赴其急難毅以爲剛決明直無如君者蓋犯之者不避其死感之者不愛其生此眞丈夫之志柰何簫管方洽親賓正御不顧其道以威加人豈僕之素望哉若遇公於洪波之中玄山之間鼓以鱗鬚被以雲雨將迫毅以死殺則以禽獸視之亦何恨哉今體以衣冠坐談禮義盡五常之志性窮百行之微旨雖人世豪傑有不如者況江河靈類乎而欲以介然之軀悍然之性乘酒假氣將迫於人豈近直哉且毅之質不足以藏王之一甲之間然而敢以不夫之心勝王不道之氣准王之之錢塘逡巡致謝曰寡人生長宮房不聞正論向者詞述狂狷唐突高明退自循顧戾不容責幸君子不爲此乎間也其夕復懽宴其樂加舊毅與錢塘遂爲知心友明日毅辭歸洞庭君夫人別宴毅於潛景殿

男女僕妾悉出預會夫人泣謂毅曰骨肉受君恩恩恨不得展愧戴遂至暌別使前涇陽女當廝拜以致謝夫人又曰此別豈有復相遇之日乎毅歸不諾錢塘之請然當此席殊有歎恨之色宴罷辭歸滿宮悽然贈遺珍寶怪不可述毅於是復循出途岸見從者十餘人擔囊以隨至其家而辭去毅因廣陵寶肆鬻其所得百未發一財已盈兆故淮右族咸以爲莫如遂取於張氏十又娶韓氏數月韓氏又亡徙家金陵常以鰥曠多感欲求新匹有媒氏告之曰有盧氏女范陽人也父曰浩嘗爲清流宰晚好道獨遊雲泉今則不知所在矣母曰鄭氏前年歸清河張氏不幸而張夫早亡母憐其小艾惜其惠美欲擇壻以配焉又何如哉毅乃十日就禮既而男女二姓俱爲豪族法用禮物盡其豐盛金陵之士莫不健仰居月餘毅因晚入戶視其妻深覺類於龍女而逸豔豐狀則又過之因與話昔事妻謂毅曰人世豈有如是之理乎經歲餘有一子毅益重之既產踰月乃釵飾換服召毅於廉室之間笑謂毅曰君不愔今

之於昔邪毅曰夙非相好何以爲憶妻曰余即洞庭
君之女也涇川之辱君能救之自此誓心求報洎錢
塘季父論親不從乖負宿心悵望成疾中間父母欲
配嫁於涇川之親某慈閨戶剪髮以明無意雖君子
棄絕分無見期而當初之心死不自替他日父母降
其志復欲馳白於君值君累娶張韓二氏理不可違
並張韓繼卒君卜居於茲故余之父母得以爲心矣
誠不意今日獲奉君子感喜終世死無恨矣因嗚咽
良久復謂毅曰始不言者知君無重色之心今乃告
者知君有愛子之意婦人匪薄不足以懼厚永心故
因君愛子以託賤質未知君意如何愁懼兼心不能
自解君所書之日矣謂毅曰他日歸洞庭慎無相忘
誠不知當此之際君豈有意於今日之事乎其後季
父請於君君固不許君乃誠將不可邪卻忿然邪君
其話之毅曰似有命者僕始見君於長涇之隅枉柳
憔悴誠有不平之志然自約其心者達君之寬餘無
及也初言慎勿相避者偶然耳豈有意哉洎錢塘逼
迫之際唯理有不可直乃激人之怒耳夫始以義行

爲志寧有殺其壻而納其妻者邪一不可也事[illegible]
操貞爲志尚寧有屈於己而伏於心者乎二不可也
且以率肆胸臆薛紛綸唯直是圖不違避害然而
將別之日見君有依然之容心甚恨之終以人事[illegible]
東無由報謝可今日君慮氏也又家於人間則無[illegible]
心未爲惑矣從此以往永奉懽好心無纖慮也妻因
深感嬌泣良久不已有頃謂毅曰勿以他類遂爲無
心固當知報耳夫龍壽萬歲今與君同之水陸無往
不適君不以爲妄也毅嘉之曰吾不知國客乃復爲
神仙之餌乃相與觀洞庭既至而賓主盛禮不可
勝後從居南海僅四十年其邸第輿馬珍鮮服玩雖
侯伯之室無以加也毅之族咸遂濡澤以其春秋[illegible]
序容狀不衰南海之人靡不驚惑洎開元中上方[illegible]
意於神仙之事精索道術毅不得安遂相與歸洞庭
凡十餘歲代莫知跡至開元末毅之表弟薛嵒爲[illegible]
說令適宮東南遡洞庭晴晝長望俄見碧山出於[illegible]
波舟人皆側立曰此本無山恐水怪耳指顧之際[illegible]
與舟稍相逼乃有彩船自山巔來迎問於嵒其中[illegible]

一人呼之曰柳公來候耳嚴省然記之乃促至面
攝衣疾上山有宮闕如人世見毅立於宮室之中
列絲竹後羅珠翠物玩之盛殊倍人間毅詞理登
客顏益少初迎嚴於砌持嚴手曰別來輯息而髮
已黃嚴笑曰兄爲神仙弟爲枯骨命也毅因出藥
十丸遺嚴曰此藥一丸可增一歲歲滿復來無久
人世歡宴畢嚴乃辭行自是已後遂絕影響嚴常
是說告於人世殆四紀嚴亦不知所在

隴西李朝威叙而歎曰五蟲之長必以靈者制
見矣人傑也校信鱗族洞庭含虛大直錢塘通
磊落宣有承焉嚴詠而不裁猶可鱗其意矣遂
之遂爲斯文

李林甫外傳

唐　元名氏

唐右丞相李公林甫年二十尚未讀書在東都好遊獵打毬馳逐鷹狗每於城下槐壇下驢擊鞠略無休日既憊捨驢以兩手返據地歌一日有道士某醜陋見李公踞地徐言曰此有何樂郎君如此愛也李怒顧曰關足下何事道者去明日又復言之李公幼聰俊意其異人乃攝衣起謝道士曰郎君雖善此然終有顛墜之苦則悔不可及李公請自此修謹不復遊

也道士嘯曰與郎君三日後五更會於此曰諾來往
道士已先至曰爲約何後李乃謝之曰更三日復來
李公夜半往良久道士至甚喜談笑極洽且曰某行
世間五百年見郎君一人已列仙籍合白日升天李
不欲則二十年宰相重權在已郎君且歸熟思之後
三日五更復會於此李公回計之曰我是宗室少豪
俠二十年宰相重權在已安可以白日升天易之乎
已決矣及期往白道士嗟歎咄此如不自持曰五百
年始見一人可惜可惜李公悔欲復之道士曰不可

也神明知矣與之敘別曰二十年宰相生殺權在已
威振天下然慎勿行陰賊當爲陰德廣救拔人無枉
殺人如此則三百年後白日上升矣官祿已至可便
入京李公匍匐泣拜道士握手與別時李公堂叔爲
庫部郎中在京遂詣叔父以其縱蕩不甚紀錄之頗
驚曰汝何得至此曰某知向前之過今故候覲請改
節讀書願受鞭箠庫部甚異之亦未令就學每有賓
客遣監杯盤之飾無不修潔或謂曰汝爲吾著某事
雖雪深沒踝亦不去也庫部益親憐之言於班行如

者甚衆自後以廕敎衆皆至贊善大夫不計年資
相矣權巧深密能伺上旨恩顧隆洽獨當衡軸人情
所畏非臣下矣數年後自固益切乃起大獄誅殺異
已冤死相繼都忘道士槐壇之言戒也時李公之門
將有趨謁者必望之而步不敢乘馬忽一日方午有
人扣門吏驚候之見一道士甚枯瘦曰願報相公聞
者呵而逐之外吏又欲鞭縛送于府道士微嘯而去
明日日中復至門者乘間而白李公曰吾不記識敎
試爲通及道士入李公見之醒然而悟乃槐壇所規
也慙悸之極若無所措却思二十年之事今已至矣
所承敎戒曾不蹔行中心如疾乃拜道士迎嘯曰相
公安否當時之請並不見從遣相公行陰德專枉殺
人上天甚明譴謫可畏如何李公但搥額而已道士
留宿李公盡除僕使處于中堂各居一榻道士唯少
食茶果餘無所進至夜深李公曰昔奉敎言尚有異
天之契今復遂否道士曰緣相公所行不合其道有
所竄責又三百年也更六百年乃如約矣李公曰某
人間之數將滿既有罪譴後當如何道士曰莫要卿

否亦可一行李公降榻拜謝曰相公安神靜慮萬緣
俱遣幾如枯株即可俱也良久李公曰某都無念慮
矣乃下榻曰可同往李公不覺便隨道士去出大門
及春明門到輒自開李公援道士衣而過漸行十數
里李公素貴尤不善行困苦頗甚道士亦自知之曰
莫思歇否乃相與坐於路隅逡巡以數節竹授李公
曰可乘此至地方止慎不得開眼李公遂跨之騰空
而上覺身泛大海但聞風水之聲食頃止見大郭邑
介士數百羅列城門道士至皆迎拜兼拜李公約一
里到一府署又入門復有甲士升階至大殿帳榻華
侈李公困欲就帳卧道士驚牽起曰未可恐不可迴
耳此是相公身後之所處也曰審如是某亦不恨道
士嘯曰茲介鱗之屬其間苦事亦不少遂却與李公
出大門復以竹杖授之一如來時之狀入其宅登堂
見身寘坐於牀上道士乃呼曰相公相公李公遂覺
涕泗交流稽首陳謝明日別去李公厚以金帛贈之
俱無所受但揮手而已曰免旃六百年後方復見相
公遂出門而逝不知所在先是安樂山常養道術士

每語之曰我對天子亦不恐懼唯見李相公甚嚴

自容何也術士曰公有陰兵五百皆有銅頭鐵額

在左右何以如此某安得見之祿山乃奏請宰相

於已宅密遣術士於簾間窺伺退曰奇也某初見

相公有一青衣童子捧香爐而入僕射侍衛銅頭鐵

額之類皆穿屋踰墻奔走而去某亦不知其故也

是仙官暫謫人間耳

汧國夫人傳

唐　白行簡

汧國夫人李娃長安之娼女也節行瓌奇有足稱焉

故監察御史白行簡爲傳述天寶中有常州刺史滎

陽公者時望甚崇家徒甚殷年五十有一子始弱冠

儁朗有詞藻廻然不羣深爲時輩推服其父愛而器

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應鄉試秀才舉將行乃盛其

服玩車馬之飾計其京師薪儲之費謂之曰吾觀爾

之才可一戰而霸今儁一載之用且豐爾之給將遂

其志也生亦自負視上第如指掌自毘陵發月餘抵
長安居於布政里常遊東市還自平康東門入將歸
友於西南至鳴珂曲見一宅門庭不甚廣而室宇嚴
邃闔一扉有娃方憑一雙鬟青衣而立妖姿驕妙絕
代未有生忽見之不覺停驂久之徘徊不能去乃詩
墜鞭於地候其從者勅取之累盼於娃娃廻眸凝睇
情甚相慕竟不敢措辭而去生自爾意若有失乃密
徵其友遊長安之熟者訊之友曰此狎邪女李氏宅
也曰娃可求乎對曰李氏頗瞻前與之遇者多貴戚
豪族所得甚廣非累百萬不能動其志也生曰苟無
其不諧雖百萬何惜他日乃潔其衣服盛賓從而往
叩其門俄有侍兒啟扃生曰此誰之第耶侍兒不答
馳走大呼曰前時遺策郎也娃大悅曰爾姥止之吾
當整裝易服而出生聞之私喜乃引之蕭牆間見一
姥垂白上僂即娃母也生跪拜前致詞曰聞茲地有
隙院願稅以居信乎姥曰懼其淺陋湫隘不足以辱
長者所處安敢言直邪延生於遲賓之館館宇甚麗
與生偶坐因曰某有女嬌小技藝薄劣欣見賓客願

將見之乃命娃出明眸皓腕舉步豔異生遽驚止莫敢仰視與之拜畢叙寒煖觸類研媚目所未覩復坐烹茶斟酒器用甚潔久之日暮鼓聲四動姥訪其居遠近生紿之曰在延平門外數里與其遠而見留也姥曰鼓已發矣幸速歸無犯禁生曰幸接歡笑不知日之云夕道里遠闊城内又無親戚將若之何娃曰不見責僻陋方將居之宿何害焉生數目姥姥曰唯唯生乃召其家僮持雙縑請以備一宵之饌娃笑而止之曰賓主之儀且不然也今夕之費願以貧窶之家隨其疏糲以進之其餘以俟他辰固辭終不許俄徙坐於西堂帷幙簾榻煥然奪目粧奩衾枕亦皆侈麗乃張燭進饌品味甚盛既徹饌姥起生娃談話方切詼諧調笑無所不至生曰前偶過門遇卿適在屏間厥後心常勤念雖寢與食未嘗或捨娃曰我心亦如之生曰今之來非真求居而已願償生平之志但不知命也若何言未終姥至訪其故具以告姥笑曰男女之際大欲存焉情苟相得雖父母之命不能止也女子固陋安足以薦君子之枕席生遽下階拜而

謝焉曰願以巳爲厮養姥遂目之爲郎飲酣而散及
旦盡徙其囊橐因家於李之第自是生屏跡戢身不
復與親知相聞日會其姐優倡類婦戲遊宴囊中盡
空乃鬻俊乘及其家僮畜餘貧財僕馬蕩盡爾來姥
意漸怠娃情彌篤他日娃謂生曰與郎相知一年無
孕嗣常聞竹林神者報應如響將至薦酹求之可乎
生不之悟大喜乃質衣於肆以備牢醴與娃同謁祠
宇而禱祝焉信宿而返策驢而後至里北門娃謂生
曰此東轉小曲中某之姨宅也將憩而覲之可乎生
如其言前行不踰百步果見一車門窺其際甚弘敞
其青衣自車後止之曰至矣生下適有一人出訪曰
誰也曰李娃也乃入告俄有一嫗至年可四十餘與
之將迎曰吾甥來否娃下車嫗逆訪之曰何久疎絕
相視而笑娃引生拜之既見遂諧入西戟門偏院中
有山亭竹樹葱蒨池榭幽絕生謂娃曰此姨之私第
耶笑而不答以他語對俄獻茶果甚珍奇食頃有一
人鞚大宛馬汗流馳至曰姥姬暴疾頗甚殆不識人
宜速歸娃謂姨曰方寸亂矣某騎而去當令返乘便

與郎偕來生擯隨之其姨與侍兒偶語一手揮之令生止於戶外曰姚且歿矣當與某議喪事以濟其急奈何遽相隨而去乃止共討其凶儀齋祭之用日晚乘不至姨言曰無復命何也郎驟往覘之某當繼至生遽往至舊宅門扃鑰甚密以泥緘之生大駭詰其隣人隣人曰李本稅此而居約已周矣第主自收姚遷居而且再宿矣微從何處曰不詳其所生將馳赴宣陽以詰其姨日已晚矣計程不能達乃弛其裝服質饌而食任榻而寢生悲惋方甚自昏通旦日不交睫質明乃策蹇而去既至連叩其扉無人應生大呼數四有宦者徐出生遽訪之曰姨氏在乎曰無之生曰昨暮至此何故匿之訪其誰氏之第曰此崔尚書宅昨有一人號此陡云逢中表之遠至者薄暮去矣生惶惑發狂罔知所措因返訪布政里舊郎郎主哀而進膳生憤懣絕食三日搆癘甚篤旬餘愈甚郎主懼其不起從之於凶肆中綿綴移時合肆之人共傷嗟而互飼之後稍愈杖而能起繇是凶肆多日假令之執穗帷獲其直以自給累月漸復壯每聽其哀聲

月噗不及輒嗚咽流涕不能自止歸則效之生平所
者也無何曲盡其妙雖長安無有倫比初二肆之餘
函器者互爭勝負其東肆車輿皆奇麗殆不敵唯京
挽劣焉其東肆長知生絕妙迺醵錢二萬索顧焉其
黨者舊其較其所能者陰教生新聲而相讚和累旬
人莫知之其二肆長相謂曰我欲各闘所傭之器於
天門街以較優劣其不勝者罰直五萬以備酒饌之
用可乎二肆許諾乃要立符契署以保證然後闘之
士女大會聚至數萬於是里胥告於賊曹賊曹聞於
京尹四方之士盡赴趨焉巷無居人自旦闘之及午
午歷抵輿輦威儀之具西肆皆不勝師有慚色迺置
屏榻於南隅有長鬚者擁鐸而進翊衛數人於是奮
鬚揚眉扼腕頓顙而咨乃歌白馬之詞恃其風勝顧
盼左右旁若無人齊聲讚揚之自以爲獨步一時不
可得而屈也有頃東肆長於北隅上設連榻有烏巾
少年左右五六人秉翣而至即生也整其衣服俯仰
甚徐申喉發調容若不勝乃歌薤露之章舉聲清越
響振林木度曲未終聞者戲欷掩泣西肆長爲衆所

諸益慚恥密置所輸之直於前乃潛遁焉四產傳說
莫之測也先是天子方下詔俾外方之牧歲一至闕
下謂之入計適遇時生之父在京師與同列者易服
竊往觀焉有老豎即生乳母壻也見生之舉措辭氣
將認之而未敢乃泫然流涕生父驚而詰之因告曰
歌者之貌酷似郎之亡子父曰吾子以多財爲盜所
害奚至是耶言訖亦泣及歸豎問馳往訪於同黨曰
向歌者誰若斯之妙與皆曰某氏之子徵其名且易
之矣豎凜然大驚徐往迫而察之生見豎色動廻翔

將匿於衆中豎遽持其袂曰豈非某乎相持而泣遂
載以歸至其室父責曰志行若此汚辱吾門何施面
目復相見也乃徒行出至曲江西杏園東去其衣服
以馬鞭捶之數百生不勝其苦而斃父棄之而去其
師命相狎匿者陰隨之歸告同黨共加傷糞令二人
擠葦席瘞焉至則心下微溫舉之良久氣稍通因共
荷而歸以葦筒灌勺飲經宿乃活月餘手足不能自
舉其楚撻之處皆潰爛穢甚同輩患之一夕棄於道
周行者咸傷之往往投其餘食得以充腸十旬方杖

策而起披布裘有百給繿縷如懸鶉持一破瓢廼於
閭里以乞食爲事自秋徂冬夜入於糞壤窟晝則周
遊鄰肆一日大雪生爲凍餒所驅冒雪而出乞食之
聲甚苦聞見者莫不悽惻時雪方甚人家外戶多不
發至安邑東門循里垣北轉第七八有一門獨啓左
扉即娃之第也生不知之偶連聲疾呼饑凍之甚音
響悽切所不忍聽娃自閣中聽之謂侍兒曰此必生
也我辨其音矣速步而出見生枯瘠疥癘殆非人狀
娃意感焉乃謂曰豈非我某乎生憤懣絕倒口不能
言頷順而已娃前抱其頸以繡襦擁而歸於西廂失
聲長慟曰令子一朝及此我之罪也絕而復蘇姥大
駭奔至曰何也娃曰某郎姥遽曰當逐之奈何容至
此娃斂容却涕曰不然此良家子也當昔驅高車馳
金裝至某之室不踰朞而蕩盡且互設脫計捨而逐
之殆非人行令其失志不得齒於人倫父子之道天
性也使其情絕殺而棄之又困躓若此天下之人盡
知爲某也彼親戚滿朝一旦當權者熟察其本末禍
將及矣況欺天負人鬼神不佑徒自貽其殃耳某爲

姚子迨年有二十歲矣計其費不啻直千金今姚年六十餘願計二十年衣食之用以贖身當與此子則十所詣所詣非遥晨昏得以溫凊某願足矣姚度其志不可奪也因許之給母之餘有百金離北隅四五家稅一隙院乃與生沐浴易其衣服爲湯粥通其飲以酥乳潤其臟旬餘力進水陸之饌頭巾履襪皆取珍異者衣之未數月肌膚稍腴幸歲平愈如初與姚姨謂生曰體已康矣志已壯矣淵思寂慮默想曩昔之藝業可溫習乎生思之曰十得二三耳姨命車由遊生騎而從至旗亭南偏門繕墳典之肆令生擇而市之計費百金盡載以歸明令生斥棄百慮以志學俾夜作晝孜孜矻矻姨常偶坐旁分乃寐伺其疲倦即諭之綴詩賦二歲而業大就海內文籍莫不該覽生謂姨曰可策名就試矣姨曰未也且令精熟以俟百戰更一年曰可行矣於是遂上一登甲科聲振禮闈雖前輩見其文莫不歛手喜躍願友之而不得姨曰未也今秀才苟得一科擢一第則自謂可以取中朝之顯職擅天下之美名子行穢跡鄙不伴於仕士

當藉淬利器以求再捷方可以進衡多士爭稱奉美
生繇是益自勤苦聲價彌甚其年遇大比詔徵四方
之儁生應直言極諫策科名第一授成都府參軍三
事以降皆其友也將之官娃謂生曰今之復子本歸
妾亦不相負也願以殘年歸養老母君當結媛鴛鴦
以奉蒸嘗中外婚搆無自點也勉思自愛某從此去
矣生泣曰子若棄我當自剄以就死娃固辭不從生
勤請彌懇娃曰送子涉江至於劍門當令我廻生許
諾月餘至劍門未及發而除書至生父由常州詔入
拜成都尹兼南探訪使浹辰父到生因投刺謁於參
亭父不敢認見其祖父官諱方大驚命登階撫背歸
哭移時曰吾與爾父子如初因詰其由具陳其本末
太奇之詰娃安在曰送某至此當令復還又曰不可
裏日命駕與生先之成都留娃於劍門築別館以處
之明日命媒氏通二姓之好備六禮以迎之遂如秦
晉之偶娃既備禮歲時伏臘婦道甚修治家嚴整極
爲親所眷尚後數歲生父母皆歿與娃持孝甚至有
靈芝產於倚廬一穗三岐本道上聞又有白燕集十

巢其層甍天子異之寵錫加等終制累遷清顯之任
十年間至數郡娃封沂國夫人有四子皆爲大官其
卑者猶爲太原尹